

黄河古渡

和谷

莽原上艳阳高照，幽谷里秋风萧瑟。山壑沟廓之势，渐渐趋于叶脉的形状。临近叶柄处，显得峻峭起来，有一种古铜的色调。雄浑的沉积岩，在粗朴的纹饰里，形成众多姿态迥异的巨大雕像。峻崖与绛紫色霞岚下的山地之间，便是深居于晋陕峡谷中的黄河古渡，即我们的去处了。

站在高崖之巅而鸟瞰脚底，大河呈一个弯弓的模樣儿，在深深地流淌着。古渡的村落，拥簇成船的轮廓，静静地泊在岸边。一叶扁舟，正荡于河面上，朝彼岸划去，若一只戏水的蜻蜓。临谷底还有三里之遥，嚶嚶的水声已浮上我们头顶的云天。

向导是一位老人，船工出身，是我们途经公社时搭伴而行的。他身材瘦削，花白头发，紫褐色的脸庞，鼻梁直直的，眉宇下有一双鹰的眼眸。尤其是那线条分明而深邃的额头，像藏着几条默默地潜流着的黄河。

踏入村来，正值午饭时分，犬吠声中是炊烟的清苦味。沙滩上，是花生枝蔓的浅黄。石缝里，是菜蔬叶瓣的油绿。石板街巷，石板篱笆，石垒的院墙，石垒的窑舍，石头碾磨，石头磨盘，全都掩映在苍绿的枣树下。秋收秋播的人儿，赶着牲灵从山后回村了。街巷里，有拙朴的老人蜷曲在石板上晒枣儿，抬头见有客来，笑着让捏着吃鲜。蹲在碾盘上的后生，敞着黝黑的胸脯，抱着个大粗瓷海碗，停住筷子，怯生生地望着来人。几个脸蛋红润而身段健美的女子，一手挟着盛衣衫的木盆，一手提着棒槌，端庄地从身边擦过，却扑哧地笑出声来。

向导老人与村人打着招呼，厉声喝走尾随来的一伙看热闹的孩子，领我们径直到了他的窑院里。步入石窑，一条铺了毛毡的石板炕，占去了近一半的地面。家具不多，却古色古香，一律嵌有亮铜的装饰。瓷瓮瓷盆瓷罐瓷坛儿，都抹拭得乌黑晶莹。坐在炕头，隔窗可见院墙下的马厩，一头枣骝马在牵着前蹄。一旁的狗窝里，大黑狗儿在打盹呢。而嚶嚶的黄河，如同宽阔的湖海，满世界涌流着。

黄河，对于贴伏在她身边的子孙是爱怜的。这古渡口的延水关，自古就曾是一个颇热闹的码头，关里人家，原是靠扳船过光景的。向导老人从小就闯荡于黄河上，随父兄扳船拉纤。船夫们常从上游买山西的瓷器、铁器，塞上的皮毛、咸盐一类货物，顺流而下。途经家门口，系船停泊一宿，天不亮与父老妻女在岸边拭泪告辞，三五天就抵达了潼关。然后背纤而上，在奇险的鬼路上要攀许多日子。也常有船翻人亡的祸事发生，船家寡母孤儿被暴戾的黄河遗留在这僻静的古渡口。穷苦人遇上发水时节，便冒性命危险裸着身子下河捞炭，猎取点物什。摆渡于河口的羊皮筏子和木船，则是每日数趟，摆渡着晋陕之间的贸易货物，摆渡着旅人的希冀。

尔后，河道堵塞，河水流量也小了，水上交通逐渐被公路取而代之，延水关的人就只指望于摆渡了。码头萧条了，船工们不得不把生活的希望寄予身后的远山莽原，爬坡去耕耘播种，不是在水上而是在土地上点播收获，渐渐成为庄稼人了。

苦焦的生活，逼使延水关人奋起。自一九二七年陕北闹红的日子，船夫们就组织起农会，闹开翻身了。战争年月里，奔赴延安

的青年从这里渡黄河而走向光明。东征的队伍也由这里渡河开赴抗日前线。小小的延水关，是红色的驿站，是母亲延安伸出的手掌。古渡的船夫之子，就曾有七十多人参加了革命。边区那阵，隔岸是阎锡山的碉堡群，不少群众被打死打伤，人们只好天亮前吃饭，在后山劳动一天，晚上才回家来。当时，黄河渡口压了口子，十多年没有船只往来。拿起统一战线，延水关设了贸易公司，用食盐、石油与阎锡山交换枪支、布匹，渡口还红火了几日。

向导老人兄弟两个，哥哥到了晋绥，家里他撑着，一直在地方上干事。胡宗南进犯边区，他领着乡亲们过河去，背上婆姨，一手挽一个猴娃娃，踩在风浪里。那阵年轻，血气方刚，水性又极好。划羊皮筏子顺流而下，可以平躺在筏子上，任激流送飘数十里，礁石涡流也不在乎。后来，他做过公社书记，再后因故又回到黄河上扳船背纤，前两年才恢复工作做公社一般干部。二十年间，虽饱经沧桑，但如今公社的事，他还是敢说敢管，一股黄河所给予他的船工的倔性子。

吃罢向导老人的儿媳做的羊肉荞面，我们便出窑院逆流而上，去乘船渡河。河湾的岭崖下，泊着一只木船，浪花在啪啪地拍打着石岸。集体的一只旧船发洪水时被卷走了，渡口上唯一的这只船，是老人自家侄儿们新置的。稍时，向导老人差孙女唤来的船工吆喝着赶来了。掉头看去，四个精壮后生，正虎虎地向向导老人家门口走过。那里是一座凸出的石崖，窑舍原来是悬在黄河波涛之上的。

秋里的黄河滩，在这午后时分，闷热得像是伏天。无怪，年轻船工还是赤脚片子，光着黝黑发亮的背脊。船工中间，唯有一个戴眼镜的后生穿着件短衫，戴着手表，文气得很，笑笑地呼唤我们，像是帮忙扳船的。久已等候在渡口的几位旅人，背着沉重的麻包，面情坦然，不知家在此岸还是彼岸。他们每人付过一元钱，爬入船中了。我们要付钱，蹲在船帮上问抽旱烟的向导老人摆摆手，只好作罢。

扳船的后生们，在屁股下垫好老羊皮，操起了木桨。向导老人这才在船沿上敲了几下烟锅，解开缆绳，跳入水中。他背靠着船帮，弓下瘦削的身子，似乎是毫不费劲地一扛，船动了。只见他忽地纵身一跃，跳上船来，操起了大舵。船临入河心，扳船水手的号子像由远而近传来的，愈来愈响愈有力了。呐喊声直扑彼岸的石壁，被猛地弹了回来，回响于河谷之间。

船到河面正中，是一排一排几丈高的大浪。曾在山巅上望见的一弯流水，此刻简直成了汪洋，无比广阔。船缓缓地被托上波峰，又呼地跌入波谷。浪峰上见两边是幽深的水的沟壑，天为之开浪。波谷里见两旁是高耸的水的山崖，天也变得狭窄了。时而是凝固了的波涛，时而是流动着的莽原。狰狞的漩涡，奇诡的弧圈，挑逗着每一个企望彼岸的人。这吞噬过无数生命的巨浪，使得我们这些人来领略黄河气度的旅人，已丢魂失魄了。一瞬间，似乎生命已濒于死亡的境地。涛声里时隐时现的号子声，使得我们安静镇定，自豪和骄傲油然而生，大自然的黄河，和自己贴得这样近。从内心深处，将自个儿的力量融入动情的呐喊。

扳船水手，大醉酩酊似的仰合着身子。时而伏倒在桨柄上，时而直立起来，又用脚踏蹬住船沿，得以与船身形成平面。划呀，划呀，一种与命运死死咬住而奋力拼搏的气概。黝黑脊背的后生，呐喊里有深沉的韵和力。而戴眼镜的后生却是沙哑的嘶鸣，一种挣扎着向前冲刺的嚎叫。掌舵的向导老人，则神态自若，用那一种鹰一样的眼眸注视着水的流势，浪的神色。

号子声低了，船靠岸了。原来只是三秒钟光景，却似乎是漫长一生的旅程。回望可以想见，木船是斜着被黄河推下几百米后才抵达岸边的。此刻，秋阳又这般艳，大河又是这般平和呢。而彼岸的一切，恍若隔世。

戴眼镜的后生喘着粗气，揩着汗，与我们招手相别，同船工兄弟们去背纤了。我们踏着湿而结实的沙滩，走在山西的地域里，朝危崖下的永和关而去。

这里的村人口语，皆与延水关同。主人与向导老人相互搭讪着，像在河那边一样稔熟。虽一河之隔，都属于远近亲戚，甚至于后山数十里也来往亲密。

我们在代销店买了两瓶汾酒，来到岸边一棵古槐下，等候背纤而来的船工们。河流是弯曲的，船工的背脊是弯曲的。唯有背上的纤绳绷得很直很直，象征着黄河子孙们的生活信念。在沙滩上，在淤泥里，在石窝里，船夫们拉着他们亲爱的年轻的船儿上来了。戴眼镜的后生，在扯嗓子呼唤开船了。我们跟随向导老人的脚步走下河岸。

浅滩里是一片水洼，得脱了鞋子涉到船边去。几个船工后生，在接渡河人上船。有着黝黑脊背的后生，背孩子似的背过一位姑娘，毫无羞怯地开着玩笑。姑娘是前些天经这只船嫁往山西河岸边山的。按风俗，船工接送新娘是不收费的，收了八个缀有红点儿的鸡蛋般大小的白馍馍，就包定了事前事后的摆渡。看那姑娘，不，新媳妇，红红的脸儿，乌黑的粗辫子，晶莹的大眼睛，在后生背上用拳头轻轻捶着后生的光头，笑得铜铃一样。戴眼镜的后生，双手托抱着一位老人，递到船后去。人们围起船舱里一位后生新买的手扶拖拉机，打问价钱，赞叹着，羡慕着。

我们这才想起手里攥的汾酒，便打开来，挨个儿递给船工。后生们硬要向向导老人和我们都先喝过，他们才喝的。一时间，你仰脖子，他抹嘴角，都说是好酒。末了，同舟的陌生人，不管老人，还是婆姨女子，都人人抿上一口，这才划动了船。

回程与来时船走过的斜线形成三角，直逼彼岸渡口。天色将晚，河川里起了风，水浪荡得更高了。在河心，跌过三个几丈高低的大浪，直打湿了我们的肩头。而呐喊的号子，更猛烈。酒后的船夫，愈是添了几分醉意，仰合身子扳动木桨。倒是我们少了畏怯，多了自豪的兴致，扯嗓子合起了雄风般的船夫曲。向导老人在号子的间隙处，来了几声深沉的吆喝。

攀着石崖归去，向导老人问道：“这该认得黄河了吧？”是的，这下算懂得了，但还不完全懂得。我以前虽观瞻过吴堡佳县的黄河气势，也领略过壶口禹门的黄河雄姿，也见过大荔合阳黄河的坦荡，和潼关黄河的折

向东流，可心脉与黄河的旋律合拍，深深有感情大波的冲动，这还是第一遭呢！是的，黄河失掉了如此狂暴的性格，就不是黄河了。那么，船夫失去如此粗放不羁的黄河，也就不成黄河船夫了呵！

入夜，我们在向导老人家拉话，那位戴眼镜的后生来了，说一起去河滩上散散步。这后生，还真有点儿书生的浪漫气。我们拿着手电筒，走下石岸，向沙滩徜徉而去。

叙谈起来，知道他年方二十，高中毕业后未考取大学，当了两年民办教师，前些时间被减下来的。如今兄弟几个，种着后山几道岭的山地，收成还可以，弄了这只船，抽空摆渡来往行人。日子是苦差些，还挺有意思。他喜欢诗，给县文化馆的《山花》投投稿。想他那扳船的神态，是有一种生活毅力的。问他说下个婆姨没有，他有点不好意思了。

好宽的沙滩哟，泛着亮白的雾一样的清光，一弯小船样儿的新月正划桨在夜天云海。黄河在幽暗的崖下湍流，黑色里有千万种吟咏的声音，汇成一河巨响。秋的夜晚，夜的沙滩，给人几分神秘的向往，几分阴森和寂寥，几分多情的退思和激情的探求呵！

有手电筒的亮光闪来，伴有水桶的咣当声，狗儿前导，是古渡人下河汲水了。一个身影儿溶入河中，担子不下肩，弯腰将两桶一齐按入水里，回头闪着步子走去。狗儿蹲下来，注视着我们会一会儿，又倏地撵主人去了。古渡的人，世世代代吃着这黄河水，虽说混浊，却也一沉淀，便清亮清亮，味儿甘甜得像乳汁一样。

步回灯火点点的村中，听得有人隔着院墙对话，在说派民工修公路的事。公路通了，这河面上要架座新桥的，古渡又要红火了。那是向导老人的声音。他听见我们的脚步声，唤着眼镜后生的乳名，让我们到隔壁去休息。

敲门声中，见新月已划过崖巅，河谷黯淡下来。似乎，是泊在港口的村落与莽原的巨船，在浮动，颠簸着，用肩膀将新月掩在了身后。不知怎么，思绪又回到了黄河上的船中。

开门的是位老人。走入窑里，透过他擎着的油灯看去，足有七旬高寿了。他是向导老人的那位哥哥，古渡口的革命元老。早年在晋绥当过县委书记，搞过党的理论工作，后来回到故乡，已有几十年年头了。这些年，一直在研究《易经》，工笔正楷地写了数万文字。他拿出收藏的竹笋化石给我们看，说是从后河湾采的。他谈起上古文化与生命学的深奥学说，使得我们为之折服。在这僻远的角落，竟有如此博学而久历世故的布衣老人，确是令人惊叹。

枕着黄河的涛声，这个夜晚，我想到我们的民族，我们的父亲们，我们一代一代的船夫们，经历着生活的喜怒哀乐，仍在韧性地、拼力地划着桨叶，划呀，划呀，向着一个伟大的彼岸。这是一篇多么好的有关黄河的诗文啊！这一夜我失眠了。耳边偶尔传来几声犬吠，一更更，直到雄鸡的啼唱，窗户发白。

名家走笔

猎手与猎物

张德华 摄



她将那一块芦苇做的粽叶从密封的玻璃瓶中取出。四十年了，粽叶已经发黄，方方正正，半个巴掌般大小，是从一片粽叶上裁下来的一块。她小心翼翼地将粽叶轻轻举起来，阳光下，上面清晰地刻着几行字。

她小心翼翼地粽叶换了个密封袋，装入信封，信封上有早已写好的地址。她知道，那是个也许永远也无法能够收到来信的地方。可在她的记忆中，那个模糊的地方，有雪山和纯净的天空，有荒漠和一名年轻的男人。

她老了，满头银发，步履蹒跚，很想努力地想起一些事。前些日子，医生告诉她，这叫作阿尔茨海默症的病，会使人逐渐忘记一切。起初，她有某些害怕。但慢慢地，他觉得也挺好，也许什么都忘记了，就没有了思念，没有了牵挂，再也不会高高的土岗上凝望。

他走的那一天，是五月五。从家里出来，她一直跟着他到车站。临上车之前，她递给他一个粽子，软黄米里面夹着三颗红

芦叶往事

穆海宏

枣，被五色绳绑得圆鼓鼓的。是她黎明前煮熟，一直在怀里揣着，一直揣直到车站。他舍不得吃，她不依，非要看着他吃。剥完三层的粽叶，他咬了一口，脸上堆满了笑容，递给她，让她也吃。她小心咬了一小口，两人抿起了嘴，相视而笑。

汽笛声响了起来，他匆忙踏上了车。隔着厚厚的玻璃，他使劲地朝她招手。她强忍着泪，看着他随着列车远去。

她深深地嗅了一口空气。空气中似乎还有粽香。不用急，他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她轻轻地对自己说。

一个月过去了，他没收到他的来信。也许他很忙，那就再等等吧，她对自己说。两个月，三个月，一年，两年……从此以后，他再也没给她写信。她去了他的单位，听人说，他失踪了，消失在茫茫的荒漠之中。

他会回来的，只是暂时找不到路了。她回到家中，取出那片粽叶，把它装进一个玻璃瓶里，拧紧盖子。只有这样，粽叶才不会被时光撕碎。她在想，等他回来的那一天，再拿给他看，告诉他，有人一直在等着他。

去找他吧，可万一他要在那个地方扎下根了怎么办？算了，还是等着吧。每年的五月五，她都会爬上一个土岗，向着太阳落下的地方眺望。多少次，远方的小路上似乎都有人走来，有赶着马车的，也有步行的。她知道，这些人都不是他，如果是他来了，远远的，她就能够认出他来。

四十年了，那条路被一次次平整、加宽，最终变成了一条直达云边的路，数不清的车辆你来我往。她在想，回家的路变了，他要是回来，还能找得到家的方向吗？

起风了，惊醒了她。她费力将窗户关好。窗外随风起了尘土。他可能被岁月迷了眼，看不清回家的方向了。她在心里对自己说。

杨 家 岭
Yangjialing

邮箱: yjlwfyk@126.com